

十多年前,我便知道,并有所了解。你相貌平平,不善言语,总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没有多少色彩。刘怀生,

双手搓出一片金

李淑茹

你的名字,跟你一样没有多少亮色。西安市电信局工程公司,听起来也没什么特点。你干的活更不起眼,保管员,总见你搓着市话工程所需用的纸套管,还见你猫着腰,在院落捡那些电缆头,铁丝,螺钉,锡片,象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你的工作现场是料库、料场,一个灰色空间……你太平淡了,尽管你殊荣很多,桂冠不少,什么“红管家”,“省物资战线先进工作者”,可那不过是身外的名誉而已。我们一伙年轻人却总远远地看着你,有人说你傻得可以,我们不苟同,也不反对,大千世界,各人自有一套做人的哲学。



十多年过去了,我想你许早已退休了。时值“七一”,党委决定,要重新推出你的事迹,让全局党员学习你。我心灵深处不由一颤,你还在岗位!你该是64岁的老人了。人们告诉我,说你是企业的活宝贝,屈屈领导都舍不得放你走。说你管了38年料,为企业增收节支200多万!这笔数字令我惊悚不已。

前不久,我踏入你的库房。屋外,大雨滂沱,屋内,光线暗淡,你正伏案搓纸套管,一脸的认真和

恋人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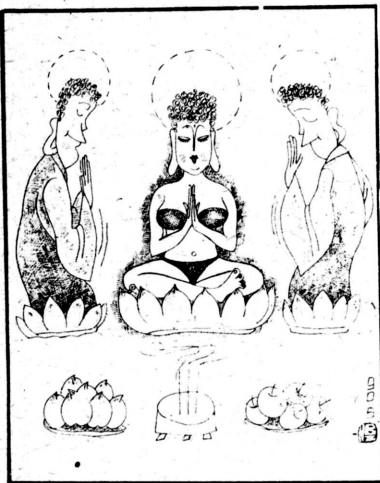
周折

我拚命地工作,是为了忘却两个字:想你。我迟睡早起,都为了避开两个字:想你。我和同伴们发疯地笑闹,也为了逃避两个字:想你。想你想得甜蜜而痛苦,因而我害怕再想起你。值得珍惜的东西,拜。足够我用一个季节。

只有在你理解了时间和空间的时候,才炫耀它的存在,才温存它的魅力,才能品味出它的始终。

你把食物装进提包,你把衣物装进提包,你把餐具和洗漱用具塞满我的提包。

足够我吃一个礼拜。足够我用一个季节。



《为了香火旺》——观影视书刊有感 卡增年

蚕“蜜蜂”“蜡烛”等搜尽人间美好的字眼,来刻划和形容你,都显得逊色。

喊一声“刘师”,我眼眶有些潮。你抬起头,微微一笑,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问:谁让你这么搓呀搓的,搓过的纸套管十万百万只,搓尽毕生心血?

你嘿嘿一笑,我让我搓的,搓了三十八年。外单位还大量来买呢。我见不得闲着。

你还这么忠诚老实。几年前的“一切向钱看”的飓风没有吹动过你的心灵?岁月交替,光阴荏苒,你

就知道拆旧料,捡废料,修旧利废,难道你的老伴孩子也和你一样高尚,从不干涉你?你为国家创造了二百多万,你个人失去的不是太多了吗?

你淡淡一笑,没有一丝半句的豪言壮语。你说,日子长了,老伴不支持不理解还能成?我入党早,五十年代就是先进,她能不知道?孩子们早习惯了,没有什么怨言牢骚。

话虽平淡,我却看到了一种底蕴,看到你们一个家的整体形象。在你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抬头看料架,你从旧料堆中拆下的夹板,你自锯的铅套管,自搓的纸套管,整整齐齐堆放在一起,象一群待出征的孩子,接受你和我的检阅。你给它们注入了人的感情和活力,和它们日日默默相伴……

我打趣说看看你的手相,实际想看一双长年累月用铁棍子在一张铁板上搓捻纸套管会将掌心磨成一种什么样子。你展开手,我的心又一次颤动了,你的双手天下难找第二双,你掌心下方高高凸立的茧子,活象三个橡皮补钉,永远地留在了你的生命里,留在通信建设的光辉史册里。

回到整洁而宽敞的办公室里,眼前总闪现你的一双手,那是一双搓金捻银的手,一双普通而又不寻常的老者的手。(摄影 戎广元)

紧地迫着我。把你一次又一次送回我的身边。

蓦然回首,我看到你把手绢猛然压上嘴角——浪迹天涯,漫步红壤。我知道我永远走不出你的视线。

我的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你的视线,是你发辫上粉红色的皮筋,扎着一个北方汉子的心。

想起你给我的一句话:“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时空愈大,缚得愈紧……

憨厚。哦,你老多了,额头被无情的岁月刻了深深的皱纹,头发花白了一片片,眼睛也有了昏花……此情此景,用“春

钟山灵音

孙见喜



这是一片布满皱折的裙裾,裙脚在平地上拖曳很远,春红夏青秋黄冬白,一件神奇美妙的天衣,斑斓了一片柔软俊俏的土地,斑斓了一个童真幼稚的心。这就是我的家乡,商州古地,居促于雄秦秀楚之间的,拖曳在秦岭贵妇脚下的一小片裙裾。上了小学,已羞于骑在爷的脖子上去看戏,而是去大伯的“臭臭花鼓子”小班里饰演小角色。迷得住我的,是吹洞箫的瞎子江河,他是给花鼓清唱伴奏的。

瞎子江河早年打日本,被毒气弄瞎了眼睛,回来就去附近小钟山的祖始庙拉风箱、打杂活。眼睛坏了心就特别灵,他跟一位道人学吹洞箫把自己也吹成了仙。每逢初一十五,子时的头炉香烧起,他即始吹箫,每每就引动了方圆十八里的鸟雀都来绕着钟山旋飞。

一个月夜,五八年祖始殿被拆除之后的一个清凉的月夜,我偎在他的身边,听他吹了一曲《灵音》。这支曾引来过十八里鸟雀的曲子,今夜连个蚊子也没引来,清凉的音尖儿弹在人心上很有些冰屑子的感觉,好几次气绝了,音息了,凝神静听,耳边却分明有箫音在颤。爷闭着眼睛,也叫我闭着眼睛。从此,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就获得了一股软软的顽力,割不断,煞不止,于人生

的漫长爬坡路上焕发着永久的持续力。

我考上了大学。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专和钢铁打交道。毕业那一年,要离开西安,去买一件纪念品,跑遍全城只有烦躁,却偶然在钟楼旁的一间小店里发现了洞箫,十几支,灰朦朦摆在那里。我十分兴奋,拿出来细瞧,最长的只有六节半。

这六节半,伴我在豫西的三线工厂里度过了十年岁月。下班归来,吹一支小曲,蹲在两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写作,持续不辍。一个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改了十几遍,总字数超过一部长篇,历经四年终在1978年变成铅字。样书寄来,那一夜我彻夜吹箫,脑子里满是瞎子江河的其人其事。后来,爷死了,瞎子江河也死了,我为《灵音》的失传痛惜至今。

再以后的十几年,就把事业的基点放在创作上。失败过两部电影剧本,失败过两部长篇小说,失败过一部诗集。就知道宇宙原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于是狠心浓缩自我,老老实实从小东西写起。我常常想,瞎子江河为何能引来十八里的鸟雀?那气儿绝了绝了为何箫竹还颤?

生活的深化使我追求作品的苍凉和冷峻。发表在《上海文学》90年第4期的两篇作品被视为这个追求的延伸。可我老想:一个瞎子,眼前是永久的黑暗,可他心里必有一个完整的斑斓的明丽的世界,要不,他的钟山灵音何以勾动天地鬼神人心鸟禽?

孙见喜,男,陕西商州人。1970年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在兵工企业作助理工程师十多年。1984年到陕西省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至今。1978年以来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并多次获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



刊头设计 王洪斌
本版编辑 叶广岑

只望
愿 我能是那股芬芳
在清晨悄悄
流进你的梦乡

好想
晓芬 在一个夜晚伴着
月亮
低低讲给你
那个遥远却不古老的故事
那天早上
怯怯叩响你的窗棂

流云

溪晓
你似少女飘逸的裙
轻抚峻岭高山
你似恋人炽热的唇
深吻灿灿的星汉
只可惜你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从不把柔情抛向世间
只在路过的地方
留下淡淡的相思一串

甲到某城市出差,乙请甲代一盒印象纸。

于是,甲在某大城市为乙买了一盒印象纸带了回来,亲手交给乙,说:“我在火车卧铺上闲着没事,打开盒子数了一下,还真准,整整一百张,一张也不少。”

“天哪!你都数过了?”
“是的,没数过我怎么知道一张不少哪!”(何春亭)



国家银质奖

GUOJIAYINZHIJIANG

电视机

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址:陕西省咸阳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30

厂长:马新